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野叟曝言

(清) 夏敬渠 著

卷 三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六十一回

六口曲团滑有兆 二木林点逗无心

水夫人见奚囊、玉奴双双的簪花披红，秋香说像是拜堂的话，想起玉奴尚未成婚，终非了局，命素臣修书，叫奚囊去取回阿锦。素臣领命，奚囊一骨碌爬在地下磕头，玉奴也是迷花眼笑，陪着奚囊磕头叩谢。璇姑道：“奚囊回来不知可过吴江，若是顺路，欲求太夫人将奴的嫂嫂接来。”水夫人道：“我久有此心，但非顺路。若等奚囊回来，未免迟了，不如叫文虚去就是。明日打发他两人动身便了。”是夜，将赏剩的猪羊陈酒，匀派家人、仆妇、丫鬟、小厮都去吃一个醉了。

当日，水夫人与素臣、田氏、鸾吹一席在安乐窝中叙话。古心夫妻父子俱在博古轩内夜酌，璇姑、素娥、湘灵、难儿一席送在璇玑楼上。璇姑道：“此乃是公席，当设公所，把这席移到天绘阁中去，用那羯鼓催花的老令，击鼓三通，传花三遍，鼓声止处看花在何人手中，即作主人先饮一杯，要他出题考试。第一遍为解元，二遍为会元，三遍为状元，



以次递考下来，二妹、三妹以为何如？”素娥、湘灵都道：“大姐所言有理，今日四姐本来是客，我们敬客之意，也该设在那里。停会行起令来，要四姐做了状元，才见得我们敬意呢！”因命丫鬟，快到阁上收拾，摆起酒席。大家走上阁来，推难儿坐了南面，璇姑、素娥，东西对坐，湘灵在下首面北。酒上一巡，璇姑令小彊在席间递花，晴霞击鼓，坐在旁边一间。小彊将花递与璇姑，璇姑说声起鼓，那鼓便咚咚的响将起来，到得鼓住，那花恰在难儿手中。璇姑等大喜道：“天意正如人意，解元公快些饮酒，好再起鼓。”难儿酒干，起起鼓来，慢慢的传去，刚传一遍，花到难儿手中那鼓忽然便住。素娥喜道：“四姐又是会元。”湘灵道：“二姐且慢欢喜，所重全在状元，状元轮到四姐，方是天从人愿。”难儿又干了一杯，那边鼓起。难儿此番心急势速，花一到手，如飞递去，一刻不停。湘灵着慌道：“不好，我们手迟眼钝，怎当得四姐那等便捷？这状元都分是轮他不到的了！”那知那鼓叮一声，咚一声的，总不肯住，难儿两手忙乱得不耐烦起来，刚刚手势一懈，正待递与璇姑，那鼓已截住，璇姑缩过去，不来接了。湘灵大喜道：“这真是从天从人愿了！”叫小彊斟上三大杯，璇姑等一齐起身贺喜。难儿不信道：“这是晴霞姐作弊，姐姐们吩咐他作弄奴的，该敬姐姐们才是。”璇姑道：“我们身也没动，口也没开，怎样吩咐晴霞呢？”素娥道：“你看离着这许多路，又隔着一层纱窗，这花枝在手中转接，连我们都看不清，晴霞如何作得弊来？”湘灵道：“四姐不过疑心，一连三次都在他手里，正不知天下偶然之事，如此者正多！今日望春阁下，既可三夺锦标；此时天绘阁中，岂不可三魁金榜？大姐说的，不遵者罚饮冷



水；晴霞，快取冷水，先罚了三碗，再行饮酒。”难儿没法，只得如数饮干。湘灵道：“我们都似老秀才，要求大宗师命题考试。”难儿道：“奴已受罚三杯，考试是断断不敢！”素娥道：“大姐说过，老秀才听解元考试，解元听会元考试，会元又听状元考试。如今四姐要考我们一遍，考自己两遍。考老秀才的题目容易些，考解元、会元的，烦难些，才见得大宗师至公无私哩！”璇姑笑道：“这也不必了！我们老秀才却是要考的，正考不取，还要赶遗才，赶大收，沿街告考，做出许多事业来哩！”素娥、湘灵俱笑道：“大宗师快些出题，这位老门生，敢要动寿气哩！”难儿忍不住，连晴霞、生胜、小彊一齐都笑。就这笑声里，听有带笑上胡梯声响，素娥慌忙叫生胜去看，早是格格的笑将上来。众人看是秋香，笑得眼睛没缝。璇姑道：“秋香啥仔好笑？”秋香忍笑不住道：“没甚好笑，听见阁上笑得热闹，想来有甚极好笑的事，故此熬不住就笑了。”众人一齐大笑，笑得秋香蹲下身去，站不起来。湘灵道：“大家不要笑罢，奴的肚肠，已掐断了也！”

难儿被素娥千逼万逼，只得出题先考璇姑道：“大姐算法最精，奴有一数，若算得出来，便是合式。”素娥道：“四姐又来了！你须寻别的事难他，这算法是他拿物，怎打入他怀里去呢？”难儿道：“我这数不比《九章》难诀，且听奴道来。”因说道：

“二九不是十八，三八不是二十四，四七不是二十八，五六不是三十。”



璇姑想了一想，沉吟道：“这数儿有些古怪。”秋香道：“不是十八，倒是十九，不是二十四，倒是二十五；这是木四姐造出来的，大姨娘休被他骗了去！”璇姑道：“数是算出来但不该这等浅易，怕还有甚诀窍藏着，一时竟想不起哩！”湘灵道：“既算出这数，便该晓得是这一句了。”难儿道：“三姐送卷，要罚一杯！”璇姑笑将起来：“原来是这一句，小时读过，那里还记得起？亏是三四日前看书，又见他来。”因说道：“这是《孟子》上的‘其实皆什一也。’并不是数，怎说是考奴的算法？四姐也该罚一杯。”难儿道：“什一不是个数儿？这杯该大姐收回。”璇姑、湘灵只得各饮一杯。

次考素娥，难儿道：“二姐精于医，要二姐随意诌几句，一个庸医，一个神医，语句不要太文，只要明白显亮，说得透快，便是合式。”素娥道：“这却是个难题目了！”因命生胜取到纸笔，先做庸医的是：

不辨浮沉迟数，那知虚实阴阳？救荒摊上得丹方，这本破书孽帐！竖起招牌一面，祖宗秘授夸张；指头略按便开方，发散风寒为上，腹痛必然消导，口干定自寒凉。药医不死有推搪，生错病儿休帐；撞着歪时歪运，骑骡坐轿猖狂；只愁死后见阎王，屁股打成肉酱。

素娥写完，璇姑等围着看时，笑得肚疼。璇姑道：“二妹作孽，怎把天下时医骂得恁般刻毒？”湘灵等道：“只怕还是夫子自道？你那橱里的医书，不是也有些破碎，敢也在收荒摊上收来的？”难儿道：“三姐休打断他，快请教那神医



的。”素娥不慌不忙、援笔而成。璇姑接过，与湘灵、难儿同看，也是长短句儿，上写着：

读破儒书万卷，余工兼及岐黄；齋由菜作岂荒唐，真个功同良相！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参透，权衡刘、李、朱、张；望闻问切细推详，佐使君臣各当。火炽能知壮水，阴虚独解扶阳；从教病已入膏肓，起死回生反掌！目洗长桑神水，肘悬元化青囊；更饶医症有奇方，撕破裙儿浆上。

湘灵看到结句，把脸胀得通红道：“二姐怎这般啰唆起来？要罚十大杯！若不肯吃，就同到太夫人前告诉去，看该是这般轻薄的吗？再不，也把二姐病中，相公替你捺气的方法，续上几句；不然，奴誓不干休！”璇姑笑道：“三妹怎认起真来？二妹也忒伤雅些！他量不济，怎吃得十杯？罚他五杯，消消你的气罢。”素娥道：“五杯也吃不来，待奴赔个礼儿，吃了三杯。”湘灵道：“陪礼是断不敢当，十杯是断要吃的。”璇姑苦苦劝解，逼着素娥吃了五杯。亏秋香影在身边，帮了生胜，移头盖脚，五杯酒原只有得三杯，素娥已自酣然，湘灵方才歇手。

璇姑道：“四姐快出题考试三妹，他的本领不比我们，须想个极难题目，方显得他大才。”素娥道：“他那笔尖儿，好不利害，竟请发挥罢。”璇姑道：“没有此理，怎独空他不考？他在辕门外，贴起匿名揭帖，编造黄莺儿，闹出科场大事来哩。只要说明不许报复，三妹也不是这样的人。”湘灵道：“二姐怎估得定定儿的？将来伤风咳嗽，还要二姐用帖药的，



怎敢报复，把性命来换这点子小便宜？”璇姑笑道：“三妹原来这等惜身重命！”素娥、难儿不觉失笑。湘灵道：“生员入学，是抄的两篇窗稿，大姐就认是真才；如今年迈荒疏，连抄袭都不能了！求大宗师出一个极容易的题目，还可勉强完篇；不然，就要曳白而出了”。难儿笑道：“三姐援笔万言，有何题可难？奴有一小小对儿，敢求一对。”湘灵着急道：“别的犹可勉强，这对儿是再不来的，四姐休把绝对来难人。”难儿道：“并非绝对，是奴偶然想着，求教大才。”因说道：

“四女同居，吾夫子东西南北之人也。”

璇姑道：“此即三光日月星之意，怎么不是绝对？”湘灵道：“对是勉强对就，只不如出对藏着隐语，煞有机锋。”璇姑、素娥俱惊异道：“三妹真是天才，怎已对成了？快请念来。”湘灵念道：

“五行迭王，尔土生春夏秋冬之季乎？”

璇姑、素娥击节称赏，难儿满心欢喜，共赞奇才。璇姑复催难儿发挥，难儿道：“已经放肆，再不敢行令了！太夫人那里，想已席散多时，奴要去伏侍上床，受罚一杯罢。”秋香道：“太夫人正在那里讲史书，没有住头哩。散了席，还要看二相公写书，明日一早打发文伯伯合奚囊起身，木四姐只顾放心行令便了。”璇姑等听说，一齐催逼。难儿只得告罪行令，说道：“我们四人在此，掷一个四喜罢，不拘何



喜掷见，俱饮一杯，说一个酒底。四喜俱见，这令便完，不必各人全见。”因捉起四颗骰子掷下，恰好是四个红。湘灵道：“恭喜四姐，洞房花烛了，我们都来贺喜送归房。”斟了两杯酒，递与难儿，说是成双之意。素娥道：“夫荣妻贵之言验矣！”璇姑道：“难得满盆红色，大姐明日说要回去，我们留他一日，醅个分儿，明日再与四姐贺满盆罢。”难儿推过双杯，拿起酒令，低着头一饮而尽，说道：

“三口共成品，一口便成呆；因甚呆打孩？华元云：夫其口众我寡也。”

说罢，递盆与璇姑道：“一个顺字。”璇姑接过盆一掷，恰好俱是五六二色。难儿道：“大姐真个是久旱逢甘雨了。”湘灵笑道：“四姐待那洞房花烛夜，也不输久旱之望雨哩！”璇姑道：“四姐酒底是有寓意的，奴只好随口说一个罢。”酒干，说道：

“十口便成田，一口自成豆；阿谁记红豆。微之云：李谟抚笛傍官墙。”

难儿暗暗吃惊，盆到湘灵，掷出两个对儿，素娥道：“三妹是他乡遇故知了。”湘灵饮毕，念道：

“一口便成呆，四口自成器；缘何得成器？孟子云：必使玉人雕琢之。”



难儿惊异，红了脸，说不出话来。璇姑、素娥俱赞道：“这方对得过四姐，真是名下无虚！”湘灵道：“姐姐们休要笑话，且听二姐的妙句。”送过盆去，素娥又恰好掷出不同。璇姑道：“老秀才也有发迹日子了！”素娥干了酒，说道：

“二口便成吕，六口共成曲；何人赏此曲？夫子云：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。”

难儿愈加惊讶。璇姑道：“我与二妹的口字，俱有牵强，不若三妹浑成。”素娥道：“大姊还好；奴这曲字，更是牵强。”晴霞道：“小姐的也还有些不周致，临了一句，少关会一个字儿。”璇姑等都疑惑，少甚字儿，连难儿也不知道。晴霞道：“木四姐口众我寡的口字，是上两句生出来的；小姐却少这一个口字儿。”湘灵忸怩道：“这真是笑话，怎竟忘了这个口字？”璇姑、素娥俱失笑道：“真是话柄，倒被这丫头捉了破绽去了！”难儿道：“连奴也没留心，晴霞姐真康成之婢矣！”大家笑做一堆。

忽见鸾吹走上阁来道：“诸位妹子好快活呀，说与奴听，待奴陪着笑笑。”难儿忙问道：“太夫人安息了吗？总是秋香姐误事。”鸾吹道：“还早哩，母亲看着二哥写书，要打发未能、奚囊分头去接刘大娘合阿锦，奴禀过母亲，来这里闯席的，你们放心，只顾笑，不妨事。”璇姑道：“太夫人说叫文虚去的，怎姐姐说是未能？”鸾吹道：“是奴说的，二哥的事情，家中怕还在根究？文虚不便去，才改差未能的。”因问：“为着何事，恁般好笑？”湘灵道：“笑的缘故，且慢与你说。生胜斟上酒，先饮入席三杯，把四姐的酒底说了再处。”生



胜当真斟了三杯。鸾吹道：“痴丫头，你知道我酒量的，三妹，我饮一杯罢。”因问难儿原底，湘灵述知。鸾吹吃干酒，说道：

“有口便成呆，无口便成木；缘何恁呆木？崔信明云：枫落吴江冷。”

璇姑、素娥俱笑道：“姐姐也被晴霞这丫头笑了去也！”鸾吹问故，璇姑述了一遍。鸾吹笑道：“晴霞学做两句歪诗，还是三妹教会的，他倒捉师父的破绽，真是青出于蓝！这等说来，连我这呆字也重了，该罚一杯。如今请四姐收令，却要有这口字，休再给这丫头笑话。”难儿道：“奴也是无心，如今要认真关会，实是难能。”饮完酒杯，照鸾吹念道：

“无口便成未，有口便成味；谁人贪此味？庄姜云：日居月诸，出自东方。”

鸾吹发急道：“四姐满口胡柴，三位妹子该动公愤，怎样奈何他，才出的这口气儿！”璇姑道：“罚他十大杯酒罢？”素娥道：“还不足以尽其辜，须罚十碗冷水。”湘灵道：“木在水中生，吴江虽冷，反是他发荣之本；不如挥以老拳，做出老秀才身分。狗而骨之，数其罪而责之，才泄得公愤，不至斯文扫地！”璇姑道：“我们秀才拳头，是豆腐做的，可也打的他痛？”难儿笑道：“三位姐姐的尊拳，实在受得七八百下；二姐若一动手，奴便魂也没有了！”璇姑道：“原来二妹也是有神力的，今日较武，怎不出场？”素娥、湘灵都笑将



起来说：“大姐怎信他胡话，不知又藏着甚果儿哩？”难儿笑道：“二姐是医生，经着医生的手，还有个活命的吗？”素娥道：“一发可恶，如今是必要奈何他，才得出气！”璇姑道：“他恃着气力，倔强不依，怎生奈何得他？只好用南方之强，不报无道了！”鸾吹等左思右想，没个计较，叹口气道：“真是秀才谋反，十年不成！”秋香道：“秋香倒有个计较：‘木四姐恃着武艺高强，小姐们奈何不得，秋香去请二相公来，他就不强横，要他怎样就怎样了！不见那木四姐那枝枪，被二相公缴得粉碎吗？’”鸾吹等俱大笑道：“好计较呀！痴丫头真个要与他打架么？”湘灵忽然笑得打跌，说道：“奴却真计较，方才四姐得了夫荣妻贵的采头，行令又遇着洞房花烛，竟叫他做新娘；我们抢红，那个抢的多，就是新郎；余人做喜娘、傧相，搀扶交拜，牵红执烛，送归洞房。他虽有力如虎，做新娘时，便一毫也使不出，真个像盲词小唱，有骂媒人，打喜娘的事吗？”鸾吹等俱称有理，眉花眼笑，喝四呼红。璇姑本不肯掷，被众人逼迫，只得随同执色，那知掷了一二十掷，休想掷出一个红来。湘灵道：“这又奇了！我们三个老秀才，没福气受用这新人，应那夫荣妻贵的吉兆；怎大姐姐簇簇新新，玉堂金马中人，也掷不出红来？”秋香道：“小姐们俱是女人，与木四姐一样的，怎做得新郎？怪不的这骰子，不肯献出红来。秋香去请二相公来，敢怕一掷，就掷是一个红满盆！”难儿被鸾吹等嘈杂，已是羞得无地可入；忽听秋香这话，一阵心酸，不觉眼泪纷纷而落。鸾吹“啵”了一声道：“秋香怎放出这等屁来？四姐不要气他，他是这样惯了的，毛坑没后壁，臭粪便真冲出来！”素娥道：“秋香，你还不替四姐去陪个礼儿，消一消气。”湘灵道：



“秋香，你说话也要想一想儿，怎这样拉拉杂杂的？”璇姑道：“四姐，你恕他无知，担待些罢，须教太夫人生气。”

众人正在劝说，秋香道：“二相公真个来了！”只见冰弦提灯照着素臣，已上阁来。大家嗽一嗽嘴，照着莫说起秋香这话。难儿忙拭眼泪，起身就走。素臣道：“四姐怎见我来了就走？”难儿勉强答应道：“太夫人敢便安置？”素臣道：“太夫人在那里斗龙儿耍子，我听见你们行令，特来听个令儿。”湘灵道：“是四姐行的，把众人都难倒了，没一个合式的哩！”素臣道：“四姐所行何令？怎竟没个合式的？”湘灵念将出来，素臣道：“也还不是难题绝对，怎就无人中式？”鸾吹道：“二哥试做一篇，看中式不中式？”素臣随口念道：

“二口方成吕，一口便成吝；如何能不吝？秦穆云：不啻若是其口出。”

鸾吹等俱赞道：“毕竟须眉中方有才子，中式无疑！”难儿满面羞惭，一言不发。素臣不知就里，只道他别有深意，因说道：“率口而出，未必便能中窠；尚容细细揣摩，方得穷其奥妙也。”难儿一发胀红了脸，如坐针毡。素臣觉着诧异，便不再说，问璇姑道：“你们是怎样不合式？可念与我听。”璇姑道：“奴等仓卒中，没有想着末句都少了一个口字，故不合式。”因把自己及素娥、湘灵的念出。素臣道：“四姐或另有关窠，我不能知；但就我的意思，替你们评品出来，还有许多毛病，不单脱去一口字也。大姐的十口，是借用，一口既多余笔画，亦欠关会；二姐六口，两犯此病；三姐较工，但四口之外，多一工字，亦不切姓；无怪于不入



试官之彀中也。”璇姑道：“田字曲字牵强，奴等都说过；但不知怎样切姓？又说三妹多一工字，然则四姐多一木字，相公亦多一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便顿住了口。湘灵便道：“奴真是笨伯，原来四姐切定自己姓木，相公切定自己姓文的；我们如此粗心，岂不令人齿冷？”璇姑等亦俱恍然大悟。素臣道：“若不切姓，呆字、吝字俱不通矣。呆字吝字，岂止一口？一口之字，又岂止呆与吝耶？”素娥道：“相公不说破，就至明日，也还想不到此；仓卒之中，岂能合式？”璇姑道：“就说破了，也是烦难。奴姓刘，二妹、三妹姓沈、姓任，怎样合上这口字去？”素臣道：“这又可以略通融些，只要现在有这姓罢了。如大姐倒转首句，说个四口合成田，也就去得；再呆字说得，吝字也就说得。二姐亦可姓未，味字便也说得。你们都不算姓文吗？吝字又可以说矣。晴霞斟酒来，待我做着四姐的意儿，说一个酒底，要你们各说一个，看合式也不？”因举杯一饮而尽，说道：

“一木只成木，二木便成林；如何不成林？孟子云：牛山之木尝美矣。”

素臣此令，不说犹可，一说出来，直吓得木四姐心惊肉跳，目定口呆，进退无门，羞惭无地。正是：

忽地贼人逢急捕，无端孩子听轰雷。



第六十二回

主辟老黄石点头

婢辟佛蓝田击节

难儿暗忖：素臣精于《奇门遁甲》，数学通神，他说的那床下刺客，就是明验；莫非他已知奴底里，故作此令？欲待说明心事，许多人面前，羞答答怎生出口？心上真如乱丝裹缚，热铁烙烧，突突地跳一个不住。鸾吹道：“二哥这令，与四姐同中有异，我们若胡乱说来，又被晴霞捉了破绽去也！二哥再说一个，宣一宣令看。”素臣笑道：“那里有甚深意？我且再说一个，与你们听者。”因又念道：

“一人自成人，二人便成从；因甚乐相从？子
张云：于人何所不容。”

难儿见素臣复肯说令，暗忖：他有心无心，全在此令。低着头，一心谛听，听到末句，又惊又喜，愈觉害羞，那低下去的头，便再抬不起来。鸾吹等正待和令，冰弦来请素臣，难儿便如飞去了，素臣亦慌忙下楼。



鸾吹等一齐起身，到安乐窝，只见水夫人及田氏、文姬、紫函、玉奴，俱笑得眼睛没缝在那里。水夫人向素臣道：“你可写一札，密致梁公。双人、首公及何如叔，可曾联捷？心真举了异才，得了何官？都没问你，故此唤你来的。你且看龙儿的面孔，倒引我笑了这一会。”鸾吹等都看那龙儿，见他穿着白绸衫儿，衫上勒着一个红绦裹肚，赤着双足，手上带一副小金镯儿，顶心半边，留着一片胎发；盘着腿，坐在桌上，两手撑定了腰胯，呶着一张小嘴，板起面孔，皱着眉心，两只眼不转睛的看着水夫人。素臣笑道：“这小奴才装甚鬼脸？”鸾吹等都笑道：“小官官弄甚符儿？”文姬道：“龙官合太太赌面笑哩，太太倒笑了好几回，龙官倒嘻也不嘻一嘻哩。”水夫人道：“你们不知道，他丑脸不知做了多少，引得我们笑的不耐烦；又做出这个样子，与我赌起笑来，玉奴、赛奴两个，百般逗他，他连牙齿也不露一露儿。”于是鸾吹、璇姑、素娥、湘灵俱来撮弄，百样引逗。只呶着嘴，皱着眉，总不得笑；反把引逗的人，个个都笑了。素臣道：“我有法子，叫他笑来。”田氏道：“有一个时辰了，许多人弄他不笑，那里还有甚法子？”鸾吹道：“二哥若弄得他笑，妹子输五两银子，给小龙打银锁儿带；若引不笑，二哥却输甚与妹子？”素臣道：“若引不笑，我就输小龙与你。”鸾吹道：“我要他则甚？看着他，只好一日笑到晚，不把肚肠都笑断吗？”秋香道：“二相公把龙官输给大小姐做女婿罢？”鸾吹胀红了脸。素臣喝道：“胡说！”湘灵道：“秋香这话，或是先机；姑夫回来，姑娘服满，若头生就是女儿，怕不给龙官做娘子吗？”璇姑道：“官人大是娘子的多，就不是头生，也配得上。”素娥道：“相公说有法子引笑龙



官，大姐们怎把这远话打断了？”素臣笑道：“真个有甚法吗？且待我试一试看。”因向龙儿道：“做男女的，都要听父母的话，不可违拗；我如今教你笑，你就该笑，方是孝顺儿子！”秋香不等素臣说完，先插嘴道：“秋香只认二相公真有甚法，若是这样法子，一百年还不得笑哩！”水夫人也笑说：“玉佳敢是呆了？”鸾吹等都笑将起来。那知这龙儿两只小眼，看定素臣，就像懂得说话，等素臣说完了话，便嘻的笑了一声。田氏等无不诧异，连水夫人亦以为奇。素臣笑道：“若不如此，非吾子也！”鸾吹此时口虽不说，暗忖：若果生有女儿，必当配之。

素臣抱起龙儿，正待摩弄，忽想着水夫人所问之言，慌忙递与田氏，躬身答道：“双人等不知中与不中；心真得甚官职，亦未知道。明日叫文虚到县中去，要邸抄来看便知。梁公密札，儿便去写来，因母亲吩咐且看龙郎面孔，竟迟误了。”说罢，汗流浹背，见水夫人还是笑容，方始放心。水夫人道：“老三房侄孙，专赖我们接济，现在不知如何拮据？须带十两银子给他，转托梁公代我们出名方妥。”田氏道：“吴江难得人去，周侄又苦久了，十两银子，怕不济事？”水夫人笑道：“二姐、三姐都有些奁资，大姐又有东宫赐金，竟是贫儿暴富了；说的不差，可带二十两给他。”素臣领命，叫冰弦点灯，到外一间写书去了。鸾吹心爱龙儿，就田氏手中接过来，温存抚弄。湘灵向鸾吹耳语道：“大姐真个将来生出女儿，要给他做媳妇的呢。”鸾吹瞅了一眼。湘灵又逗龙儿道：“你若认这姑母做丈母，可对着他笑一笑。”那龙儿真个便笑，把两个小眼睛，挤得没缝，吃吃的笑个不住。湘灵咄咄称怪。水夫人听见，问：“是甚怪事？”湘灵述了一

